

[性情文本]

失忆的父亲

□牟民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父亲脑子开始遗忘。忘了吃饭，忘了抽烟，忘了干活。过了八十五岁，喜欢满山溜达，溜达够了，一个人孤零零蹲在街头。因为他耳朵失聪，没办法跟人交流。

他蹲起街头来，没有了时间概念。眼盯着一个地方，一动不动。一只鸡在面前觅食，他把目光落在鸡身上，鸡不动，目不转。鸡走了，目光还在原来的地方。太阳毒辣得把门口烤成了火炉子，父亲没感觉，仍旧那么坐着，仿佛眼前的这个世界与他无关，他也不在这个世界。你不叫他吃饭，他不知回家。从父亲木然的表情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婴儿状态。

问他过去的事情，他茫然地望着你，一副针插不进、水泼不透的麻木。比如，爹，你在国民党部队的机枪班，打日本鬼子一次能撂倒几个？他无动于衷。你继续问他，他仍旧不知所云地看你。看了不知多长时间，他忽然说，我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呀？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后背唰唰的，如爬行了一条蛇。

医生说，老人得了老年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，俗名叫痴呆症。这就是说，父亲不但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，也生活在无知的岁月中。每每看到父亲如个孩子的模样，大小便常常拉在裤裆里，裤子整天湿乎乎的。母亲被

折磨得十分疲累，有时会说上一句，你个老东西，真不如瘫痪在床。这可好，能动能走的，就不会自觉地吃喝拉撒睡，我不知哪辈子欠你的？

父亲当初扛够了活，正好国民党军队来抓壮丁，父亲便跟着走了。一走五年，不见音信。台儿庄战役，他被炮弹炸掉了半截胳膊，拿不起枪杆子了，便背着铺盖回家了。

父亲虽然残了一只胳膊，却成了家里的整劳力。家里分了五亩地，全靠父亲一人管理。叔父和姑姑念书，爷爷从来不喜欢种地，挑着个担子，沿街卖针头线脑，乡间叫他货郎。

除了摆弄五亩地，父亲抽空就帮村里的军属们干活。耕地播种，锄地，割麦子，砍苞米，一只胳膊照样顶得下来。春天送粪，他不能推小车，便用骡子驮粪。父亲左手握锨柄中间，半截右胳膊拢着锨柄后尾儿，一铲一送，一大铁锨土粪进了驮筐。不用十分钟，两驮筐满满的。喊一声，走啰——骡子驮着粪，进了地，站下。父亲站在骡子一边，肩膀一扛，左手一掀，驮筐里的粪便撒到了地里。左手轻轻一提，将粪筐清干净了，赶着骡子出了地头。

第一年，父亲种了五亩苞米，每亩打了一千二百斤，他成了村里的种粮高手。

父亲到了成家立业的岁数。

奶奶多次托媒人给父亲找媳妇。可人家姑娘一打听，便不同意了。多少次，父亲独自一人在地头吹口哨，他把愁闷撒到田地里，把心里的苦楚吹给麦子听，吹给花生苞米听。有一个人听见了，那就是我的母亲林大梅。

林大梅16岁入党，在县大队当卫生员，枪林弹雨里不知救过多少伤员。这样的林大梅嫁给了父亲，震惊了所有的村人。母亲就是母亲，做什么都惊天动地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母亲如一把大伞罩着父亲……

见母亲如此劳累地伺候父亲，我们兄妹只好轮流回家，帮着母亲。

好在我退休了，时间充裕，伺候父亲，除了需要耐心外，一切都不成问题。

老年痴呆症，是我们的家族遗传。爷爷晚年得过，大伯、二伯得过，到了父亲，依然没有逃过。想想自己的未来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怕走父亲的老路。医生说，要防止老年痴呆，用脑是最好的锻炼。我干了三十多年语文教师，如今退休了，手有些痒痒，加之医生的提议，自然喜欢上了写作。一写，还真有那么点意思，隔三差五在报刊上发个豆腐块。随着题材的枯竭，我开始翻开家族的历史记忆，不知深浅地舞弄起了大部头。

可是，我动笔晚了，父亲这

座材料宝藏封闭了，他那心灵的大门，恐怕是永远关闭了。

那天，夕阳西下，西边的天空一片殷红。我和父亲闲坐在院子里，父亲满脸红晕，望着西边的天空出神。

跟着父亲的目光，我也欣赏那少有的胭脂般的天空。多好的生活呀。我为生活在如此环境里骄傲，为此时的幸福而沉醉。我情不自禁地拿着一根草棍，在泥地上写了“中国”两个字。

父亲低了头，看我手动后留下两个字，他脱口而出：中国，中国！声音苍老，仿佛从深山里穿越而来，带着历史的沧桑，也有一股惊喜。

我惊呆了，父亲并没有完全失忆。他还记得曾经认识的字。

我把地面抹平了，又写了他的名字“牟秋元”三个字。父亲盯着我手中的草棍，等我写完，他又喃喃自语，听不清说什么。他望望我，疑惑起来，好像在向我发问，你写的啥呀？

我又写了“爹娘”两个字，父亲看看，竟然顺利地念出了声！

我再写其他的字，他低头望着地下，无声无息。

我又重复写下“中国，爹娘”四个字，父亲又跟着念出了声。

父亲那仅存的意识，只剩下了“中国，爹娘”，其他都随风而去了。

我不禁泪流满面。

数只是嘲笑。哈，男人一反抗，女人就发笑。

一年夏天，回国度假以前，就想委托这位S先生做一件事，帮我们种菜。当然是付费的，一来反正我不会种菜，雇人包工包料来种，回来以后就可以吃，感觉很不错；二来，也是让他挣点外快，所以，他开的价，我们是不还的。

他确实认真。要种什么，先做一个计划书和我们商量，我们答应了，立即付现金给他。离开以后，还在假期中间，他就把刚长出来的菜拍成照片，发了邮件给我看，还写了一段介绍，其中说到菜如何被野兔偷吃，他如何防野兔。一想到菜竟然被调皮的野兔偷吃，我觉得特别有趣。唉，“野百合也有春天”，野兔也要吃饭呀。

回来以后，发现S把菜园弄得非常规整，该搭的架子搭好，菜们茁壮成长。他还帮忙割了草，甚至，车库里水管都被他加长了，而这些，全都是免费的。

如果不是被坑成躁郁症，他的生应该也是很完美的。

的，谁也不知道。所以有人说，女人害男人，不比男人害女人轻。我想说，就群体来说，男人也许比女人攻击性和伤害性更强，单就个体来说，男人被坑或许更惨，因为女人更容易得到舆论的同情，而男人是没有人同情的。

多年前，认识一个自认被女人要

弄了的男青年，他走投无路，求

告无门，在做实验之余到处发邮

件控诉女方，连我也“有幸”收

到了。结果效果并不好，得到的多



化，他把酒驾处理工作交给同事，走到小女孩跟前，蹲下问她的名字、年龄。看到和蔼可亲的警察叔叔，小女孩也不哭不闹了，她说她叫圆圆，3岁了。然后问警察叔叔，为什么不让爸爸开车送我和妈妈回家呢？“因为爸爸喝酒了啊，喝酒是不能开车的，带着你和妈妈不安全啊。”小女孩似懂非懂，问是不是会轧到小狗小猫，因为她见到一只小猫被车轧死了，她还心疼得哭了。

周斌把这个可爱善良的小姑娘抱起来，认真地说，是啊，喝酒开车能轧到小狗小猫，还可能轧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，所以啊，爸爸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了。接着，周斌跟她商量：“叔叔要圆圆帮个忙好吗？以后爸爸喝了酒，圆圆就不许爸爸开车，因为……”还没等周斌说完，小女孩抢答道：“会轧到小狗小猫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。”

一个3岁孩子的回答引来大家的啧啧称赞，也让孩子的父亲羞愧自责。接受处理后，他抱着

女儿对周斌说：谢谢警察同志，你的一席话不仅让孩子懂得了交通知识，也给我上了一堂课，今天的事情我会永远记得，不会再发生了，我要给孩子做表率。

无独有偶，同是西郊中队民警的孙雳不久前也遇到一次棘手的违法处理。当事人张某因驾驶证记满分的问题，利用出差机会特地跑来济南咨询处理。张某的户籍在淄博，驾驶证的发证机关是新疆，现在温州上班，违法地点在济南。据他解释，2011年5月份，他的驾驶证不慎丢失，直至前几天才发现自己的驾驶证已被记满分了，所以非常着急，看看如何能够解决。

这种情况实在复杂，孙雳在耐心安抚张某的同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，查询张某违法扣分的情况，经过一上午的努力和多部门配合，不仅弄清了扣分缘由，还及时处理了违法。此时已是中午时分了，准备离开的张某问孙雳：“周围哪里能买点饭吃？”孙雳见他提着行李箱，还背

着好几个大包，且槐荫西郊中队地处较偏僻，饭店都离得很远，吃顿饭很不方便，便说，我从食堂给你打点儿饭吃吧，吃完饭你打车去西客站也方便。张某一听连连摆手说，这怎么行？你为我的事情忙了一上午了，这就让我感激不尽了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？孙雳笑着说，你不用客气，我们食堂的饭菜虽然比不了大饭店，但也十分干净卫生，吃饱吃好没问题的。

就这样，几个包子，两盘小菜，两碗稀饭，孙雳陪张某在西郊中队的综合服务大厅吃了一顿简单午餐。饭后张某执意要掏钱，孙雳幽默地说，不要小瞧我们济南交警啊，这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。

“都说济南交警好，我今天算是体会到了，不仅执法公正，服务热情，还有浓厚的人情味，山东人真好！”张某握着孙雳的手一再感谢，相信一次普通的违法处理，会给他留下一些温暖的记忆。

[美国小城故事]

躁郁症患者

□伍国

警察的职责是执法，执法者的形象往往是严肃和冰冷的。但执法中的一点点温情，或许就会给人带来一缕阳光，让人感受到法律之外的温暖。周斌和孙雳是济南交警支队槐荫大队西郊中队的民警，他们在执法中的丝丝温情，不仅让人感受到温暖，更是执法中文明与进步的体现。

周斌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小伙子，看似威严的外表下却有着男儿的柔情。一次夜间查车，一辆轿车被拦下，车上是一家三口，爸爸开车，妈妈和3岁的女儿坐在后面。打开车窗，周斌就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，果不其然，通过酒精测试仪测试，开车的男子酒精度为47，属于酒驾。车辆暂扣，酒驾男子接受处理。一家三口从车上下来，看到爸爸被警察叔叔叫到旁边，小女孩哇的一声哭了，边哭边喊：“警察叔叔为什么不让我爸爸开车了？我要坐车回家。”看到孩子又哭又闹，妈妈怎么哄也哄不好。

周斌注意到孩子情绪的变

[警察手记]

交警的温情

□李贺